

從反迷信到萬緣會： 廣州到東南亞的城市救贖儀式*

蔡志祥

一、前言

1908年9月18日英屬馬來亞的檳榔嶼的華文報章《檳城新報》刊登了一則廣州城西方便醫院倡建萬緣勝會的廣告(見附錄一)。翌日,即1908年9月19日,《檳城新報》又刊登了有關廣州市城西方便醫院舉辦萬善緣的報導(見附錄二)。記者一方面從新聞報導者的立場,強調了慈善機構舉辦祭祀靈魂的萬善緣的是借慈善為名的迷信活動,必須筆伐。另一方面報導了當年廣州城西方便醫院舉辦的萬善緣的組織方法、儀式內容、壇場佈置以及不同的參與者及其活動細節,也報導了萬善緣中最重要元素:祭祀祖先的附薦棚。

改良風俗、反對迷信是清末民初社會的正確語言。^①報章在這裏扮演了很重要的播聲工具。^②然而,清末民初也是社會動蕩、天災頻仍的不安時代。疾病和橫死成為社會救濟的重要議題。19世紀末,在廣州以及沿海港口,因為鼠疫引致的死亡數字節節上升。羅汝蘭引1891(光緒十七年)冬吳川吳宣崇的記事,指出“鼠疫原起:光緒十六年(1890)冬,(廣州)鼠疫盛行……先是同治間(1862—74)此症始於安南、延及廣西、遂至雷、廉沿海城市、至是吳川附城作焉、明年正月、梅菪黃坡及信宜東鎮皆有之。三月后,高州郡城亦大作……廣西雷、廉二十年來,皆十一月疫

* 本文為香港中文大學研究委員會資助計劃“Reenacting ‘Cultural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mmunal festivals in emigrant and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研究編號:3110109)以及GRF《二十世紀文化中國的再展演:香港、神戶和新加坡華人社區的中元節》(研究編號:14617915)的研究成果之一。

① 關於反迷信的討論,可以參考潘淑華(Poon Shuk-wah)在本書的論文、氏著*Negotiating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 State and Common People in Guangzhou, 1900 - 1937*(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以及Rebecca Nedostup,*Superstitious Regimes: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odernit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等關於國民政府反迷信政策的討論。

② 參考蔡志祥、韋錦新、潘淑華編:《迷信話語》(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2013年)。

起、五月疫止、城市者重、村落者輕……”^①林慶銓也認為“此症始於同治年間(1862—74),先由安南而廣西、雷、廉、吳川;次年梅菉、黃坡及信宜、東鎮、高州城相繼而行。至光緒十七年(1891)后,廣州各屬及香港澳門諸埠頭流毒相繼。廣州城廂內外,死以十萬計。癸巳(1893)福州亦以萬計……”^②疫症帶來的恐懼和不安,引發社會上兩方面的對應方法:即是方便醫院倡建萬善緣勝會廣告中的“……既謀拯救於生前,復思拯救於死後……”^③驅瘟逐疫,醫病扶危是對生者的慈善;收埋枯骨、救贖游魂是對死者的慈善。從清末廣州出版的畫報,我們不難發現有很多關於“打醮”的報導。^④“打醮”是一種周期性的大型祭祀活動。從宗教的象徵層面來看,“打醮”有對社區、人群潔淨再生作用。^⑤“打醮”就像中元法會或盂蘭盆會一樣,有着安撫幽魂、施食餓鬼的作用。19世紀末眾多的疫病患者以及因為疫病的死者,令到廣州城坊以至珠江三角洲一帶的鄉村,惶惶不安。“打醮”、盆會、法會等安撫孤魂、救贖靈魂的祭祀活動,一方面是解決心靈恐懼的方法;另一方面,這些祭祀活動,很容易的會被扣上“迷信”、不科學的標籤。

在1900建立的廣州城西方便醫院,是一間醫療慈善機構。醫院可以說是結合了陽間和陰間的慈善活動:以醫療救治生者、為困而無依者贈棺施葬,可以說是沒有抵觸科學、反迷信的施善行爲。然而,救贖無主孤魂,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語境中,是不正確的行爲。因此,廣州城西方便醫院以“萬善緣”取代坊間的“打醮”和“中元”,強調的是等同於“拯救於生前”的對死難者“拯救於死後”的慈善行爲。

方便醫院並沒有為籌募善款而下鄉勸捐。但是,從廣告可知,方便醫院在鄉村通過“輪拖渡船賬房代收”、在各埠則請代理字號代收捐款。我們不知道勸捐的範圍。但是,從廣告中,可以知道城市裏的救贖活動,通過人脈關係而與鄉村緊密聯係。再者,以“萬善緣”的名義延請僧、道、尼執行儀式、同時附薦先人的祭祀活動方式,通過《檳城新報》等華文報章刊載的廣告和報導,開始進入海外華人的視野裏。

在上述的背景下,本文嘗試以清末民初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流行的“萬緣會”為切入點,探討在清末民初知識界和國家推動的新思維和反迷信的巨潮下,鄉村社會如何調整他們的儀式活動、在正確的語言規範下,繼續其儀式生活。同時,本文將

① 羅汝蘭撰:《鼠疫匯編》(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08年,光緒二十三年[1897]翰元樓刻本影印),頁12—13。

② 林慶銓:《時疫辨》(吳論頁三)(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09,光緒二十六年[1900]廣州筱龍園本影印),頁20。

③ 見《檳城新報》1908年9月18日。

④ 參考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編:《舊報新聞:清末民初畫報中的廣東》第1至3冊(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12年)。參考彭海雄:《1894年省港疫災研究》,《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卷第2期(2004年5月),頁62—65、70;曹樹基:《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廣州、香港和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3卷第4期(2005年),頁72—81。

⑤ 關於“打醮”,參考蔡志祥:《打醮:香港的節日與地域社會》(香港:三聯書店,2000年)。

更進一步探討這樣的“新”的儀式活動，如何為海外華人社會選取、調整、傳播，從而嘗試理解清末民初以來的救贖儀式的發展和變容的過程。本文指出對應清末以來的反迷信風潮下發展出來的強調紀念、追悼國家英雄為目的的萬緣會，從廣州開始，透過移民和移民網路，很快地為廣府人的僑鄉社會接受、生根。這些原來在僑鄉社會舉辦的萬緣會，是鄉民以國家認可的語言，回避“迷信”，有效地解決鄉民靈魂信仰的需要。然而，這樣的祭祀語言，在東南亞的華人社會裏，一方面用作解決安撫幽魂的精神需要，解決安頓先代祖先，使之不淪為無主孤魂的儀式工具；另一方面，有效地籌集資金、成為社會的、慈善的和政治的工具。雖然渡亡依然是儀式的主體，然而它們各自對應不同的海外華人地方社會的發展軌迹，調整與儀式相關的功能和作用。

二、珠江三角洲的萬緣會^①

民國十七年國民黨北伐成功，戮力推行新文化政策。同年九月，內政部頒佈《廢除卜筮星相巫覡堪輿辦法》，規範宗教從業人員。^②十月，國民政府頒佈獎勵各縣長官“破除社會迷信及改正不良風俗著有成效者”。^③翌年通過《革命紀念日、紀念式》^④同時拒絕地方為革命烈士如秋瑾建祠的請求，決議改建紀念碑^⑤或改變傳統祭祀英雄的廟宇（英勇祠等）為忠烈祠、以紀念代替“封建祭祀”^⑥為了推行破除迷信運動，取締各種迷信活動，國民政府相繼頒佈《取締經營迷信物品業辦法》、《監督寺廟條例》和《寺廟登記條例》，定義正確的祭祀行為，把廟宇改為公產，取消明清時期政府代表人民安撫孤魂野鬼的“祭厲”儀式，代之以一套革命的紀念方法。^⑦在

① 本節主要內容見拙著《萬緣會：從華南到東南亞》，《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 140 周年紀念特刊》（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2010 年），頁 25—28。

② 內政部年鑑編委會：《禮俗篇：第六章：風俗》及《禮俗篇：附錄二：禮俗法規》，《內政年鑑》（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頁（F）66—67 及（F）301—303。

③ 《國民政府內政部令，民字第一五九號：民國十七年 10 月，縣長獎懲條例》，《部令》，《國民政府公報》（南京：國民政府文管處），第 8 號，頁 7—9。

④ 《國民政府訓令第五九二號，民國十八年 7 月 13 日：革命紀念日紀念式》，《訓令》，《國民政府公報》（南京：國民政府文管處），第 217 號，頁 2—18。

⑤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指令第三四四，中華民國十七年 12 月 15 日》，《指令》，《國民政府公報》（南京：國民政府文管處），第 46 號，頁 13。又參考黃永豪：《地方社會與爭奪秋瑾的遺骸，1907 年至 1915 年》，《成大歷史學報》45 號（2013 年 12 月），頁 1—46。

⑥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訓令第四四三，中華民國十七年 8 月 22 日》，《訓令》，《國民政府公報》（南京：國民政府文管處），第 85 期，頁 6—7。

⑦ 《國民政府令，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寺廟管理條例》，《法規》，《國民政府公報》（南京：國民政府文管處），第 76 期，頁 3 至 5。又參考 Poon Shuk-wah, *Negotiating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 State and Common People in Guangzhou, 1900–1937*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潘淑華：《英靈與餓鬼：民國時期廣東地區的孟蘭節與萬緣會》，收入蔡志祥、韋錦新、潘淑華編：《迷信話語：報章與清末民初的移風易俗》（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2013 年），頁 ii—xvi。

這樣的背景下，接近城市的鄉鎮，舉辦祭祀幽魂的孟蘭盆會“在嚴禁之列”，然而，“各鄉遠距市區，教育既難普及，法律亦未修明。尚多循俗舉行”。^① 1932年11月廣州城西方便醫院得到政府有力人士的支持“開追悼抗日剿共及海陸空歷年陣亡將士大會，建壇設醮，規模極大，此外並附薦家屬先人”。^② 由於“追悼會”成功吸引巨額的報效和附薦先人的款項，各地的慈善醫院、善堂、和寺觀相繼以萬緣會^③的名義，舉辦超度亡魂的儀式。萬緣會強調國家容許的紀念活動、祭祀是秉承儒家的忠孝思想而非對幽冥世界的迷信、執行儀式的包括虛雲等正統的、制度的佛教大師。從儀式的內容來說，與中元祭幽最大的差異是通過萬緣會的儀式救贖的對象主要（主薦）是與地域社區無關的幽冥世界。^④ 地方社會，無論是鄉村或醫院等慈善團體所超度的對象，如個人或家庭的祖先、醫院的病死者等，皆是以附薦形式得到超度。

萬緣會在1930年代廣東省政府取締迷信活動的背景下，風行一時。據蒲劍的報導，廣東民間社會舉辦萬人緣始自光緒廿一年“因先年甲午歲廣州大瘟疫，死亡相繼，更有全家於難者，市民皆有談虎色變之懼……乃於是年七月望日孟蘭盆會，倡打萬人緣”。^⑤ 然而，“民國以來，破除迷信之說興，執政者雷厲風行，不敢再為嘗試。至前年（按即1932年）某善緣以十九路軍抗日將士陣亡不少，乃倡開會追悼……其後九江方便院繼之，且於會內增設各種遊藝，別開生面，獲利更豐，一時如雨後春筍……”^⑥ 從報章的報導，“其始萬人緣必於孟蘭節為之，今之追悼會則隨時隨地皆可舉行”。^⑦ 1927年廣州方便醫院以1920年以後，未嘗舉辦萬緣會為由，申請舉辦：“追悼留醫身故及各界亡魂”市政府則以“以僧道禮懺，超慰亡魂……殊屬荒誕，此種迷信習慣，極宜剷除”為由拒絕。^⑧ 1930年代初，方便醫院重新申辦萬緣會時，明確地聲明目的是紀念和追悼為國家殉難的英雄、地方的（醫院的）亡魂只是附屬的追薦物件。方便醫院成功地舉辦萬緣會，而且得到地方政府的認可，無疑提供地域社會一個可行的、政府認可的語言和施行方式。很快地，在珠江三角洲一帶

① 《大瀝萬緣勝會終難取消》，《越華報》1931年8月17日。

② 《追悼大會中之千里駒》，《國華報》1932年11月18日。

③ “萬人緣”有些地方稱為“萬緣會”、“萬緣勝會”、“萬善緣”等。

④ 雖然各地萬緣會的主薦牌位的寫法稍有差異，一般包括（1）各地水火風災機船車禍罹難眾魂靈、（2）世界各地海陸空三軍陣亡將士眾靈位、（3）列姓宗親故友眾靈位、（4）失祀眾靈位等。或（5）個性各名男女老幼、（6）十方法界水陸孤魂等。參考蔡志祥：《靈魂信仰、儀式行為與社群建構：以馬來西亞檳榔嶼的廣東暨汀州會館為例》，收入江明修、丘昌泰主編：《客家族群與文化再現》（臺北：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9年），頁93—108及Choi Chi-cheung and Lui Wing Sing, “Traditional festivals: All eyes on Tai Ping Qing Jiao,” in *Traditions and Heritage in Tai Po*, ed. Liu, Tik-sang et al. (Hong Kong: Tai Po District Council, 2008), pp.124 – 151.

⑤ 《導人迷信之萬人緣考》上、下，《越華報》1931年8月16日及《變相之萬人緣考》上、下，《越華報》1934年4月17日。

⑥ 《變相之萬人緣考》上、下，《越華報》1934年4月17日。

⑦ 《變相之萬人緣考》上、下，《越華報》1934年4月17日。

⑧ 《市廳制止方便醫院舉辦萬緣會》，《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3月17日。

的鄉村，把傳統的驅邪趕鬼、驅瘟逐疫的週期性的“迷信”儀式，以萬緣會或追悼會的名義舉行。如1936年11月順德光華鄉“吳林潘梁各姓聚族而居，人口逾萬，向例每六十年由各姓聯合舉行盛大醮會”。^①醮會以鄉中的“主帥廟”為中心，一連十一晝夜。為配合國家的政策，鄉中各姓集資在廟前“蓋搭大醮棚一座，需費萬元，以追悼救國陸海空軍陣亡將士名義，延請僧道尼誦經作法，並開演新擎天鑼鼓大戲”。^②然而，各姓以宗祠為中心，“各自釀醮資，在本姓祖祠前，蓋搭醮壇、花壇、花棚……（而且）全鄉開演鑼鼓大戲……等共七班，另影畫戲場數間……農曆初六日並舉行會景巡遊，附近鄉村及省港人士前往參觀者不下數十萬”。^③

廣州城西方便醫院從1908年以宗教慈善的名義到1932年以紀念的名義舉辦萬善緣，雖然儀式內容、壇場佈置差異不大，然而新的用語顯示配合了國民政府戮力推行的文化政策。要言之，清末民初為對應新的社會文化思潮、國家的反迷信、紀念國家烈士的政策而發展出來的萬緣會，從廣州的醫院、善堂、和寺觀的籌款和功德活動開始，一方面很快為鄰近鄉村學習，以新的形式語言和祭祀物件，包裝傳統民間宗教活動。另一方面，這種新的祭祀幽魂的形式，通過各種方法渠道，為海外華人社團所模仿。

三、從華南到東南亞

海外華人社團可能在19世紀末，因為運棺回鄉的關係，已經對萬緣會有所認識。如順德陳村濟義莊，“位於新舊墟交界處。義莊設立，有悠久歷史。義莊之設，是以儲藏骸骨及停棺等事，例如僑胞經商外洋，客死異鄉，骸骨保留，裝置木箱，然後付回先僑之家鄉。此屬善舉，由各埠善堂打理，骸骨則付之該地義莊。義莊報告屍親家屬待領，其有日久無人領去之骸骨，葬諸義地，義莊負祭墳掃墓之責……向例，每十年建盛大醮會一次，超度先友亡魂”。^④濟義莊1895年舉行超度亡魂的醮會後，至1935年始再次以萬緣會的名義，聘請“鼎湖高僧、羅浮高道、比丘尼”等執行儀式，重新舉行醮會。^⑤故此，萬人緣可能是通過醫院、義莊、義山的網絡，從廣州或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僑鄉社會傳播到海外華人社區。民國以後，反迷信思維越烈、紀念成為正確的儀式行爲。從海峽殖民地的華文報章如新加坡的《叻報》、檳榔嶼的《檳城新報》等，我們可以考察到19世紀末報章對傳統宗教活動如遊神等報告的版面越來越小。反之，關於儒家思想、破除偶像的報導越來越多。也就是說，清末以來，國家精英嚮往的反迷信思潮，無可避免的從不同的媒介，播種到海外的華人社會。1922年新加坡的廣府和部分的客家方言群組成的墳山組織廣惠肇碧山亭第

① 《光華鄉定期建大醮》，《越華報》1936年11月9日。

② 《六十年一屆光華醮會》，《越華報》1936年11月21日。

③ 《六十年一屆光華醮會》，《越華報》1936年11月21日。

④ 《陳村濟義莊建醮訊》，《國華報》1935年11月2日。

⑤ 《國華報》在1935年9月14、10月2、30、11月2、7、8、9、10日皆有報導此一醮會。

一次籌辦“萬緣勝會”時，強調“……民國肇興以來，紀念二字，播於全國。觀乎武漢興師北討，挽回中原，國有紀念。志士成仁救國，以爭漢族之光榮，有紀念。家有祀奉祖先或尊尚敬如在，此明證家之紀念。清明重陽二節，紳商、各界婦孺，車馬絡繹於途，爭先恐後，馳赴碧山亭者，何只萬人，費繼許金錢。此個人之紀念”。^①1922年，碧山亭倡議舉辦的萬緣會，仿效廣州的萬緣會，“奠土開光、超破大道幽魂。神安鬼樂，僧道尼三壇誦經禮懺……”^②迄2015年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以不定期的形式，共舉辦14次萬緣勝會。萬緣勝會的儀式，一直採用與珠江三角洲的萬緣會相似的僧、道、尼、以及主薦、附薦的形式。然而對萬緣勝會的解釋和作用，在新加坡以至其它地方的華人社會，卻因應地方宏觀環境而與廣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有所差異。

新加坡的廣東和客家兩個方言群（包括廣、惠、肇、嘉應、大埔、豐順、永定）在開埠初年，建立了“青山亭”的墳山組織，安葬客死異鄉沒有能力送柩回鄉的七屬人士。1840年代政府發展青山亭地段，七屬墳塋乃移葬新開闢的錄野亭。1871年代廣惠肇三府與其它四屬從青山亭分拆出來，另組碧山亭處理墳塋喪葬問題。1873年碧山亭為廣惠肇三府無主的先人建立第一個共同的義冢。1880年代初開始，來自三府的同鄉會館（如三水會館）、宗親會館（如楊氏宗親會）、職業團體（如八和會館）等分別為其無主的成員建立義冢。1890年開始成立正式的墳山組織，並且在墳地建立一座廟宇。1912年三府十六個客家和廣府方言群的同鄉會共同組織值理會，輪流管理墳山事務。迄1973年，碧山亭共擁有324英畝、18地段的墳地。為了方便管理，他們把墳地分為十個亭，各有巡查隊，每週巡查墳山。碧山亭在1922年建立大廟，供奉觀音。並在廟內，設立小學，提供碧山境內兒童教育機會。1957年另建新校，服務至1981年政府征地遷走居民才結束其教育事業。事實上，新加坡政府在1973年已經計畫將碧山亭所在的地方發展為新市鎮（即現在的碧山區），不再容許在墳地內殯葬。1979年新加坡國家發展局以五百萬新幣交換碧山亭的324英畝土地。在交涉後，政府撥出其中八英畝土地，讓碧山亭興建一所會所、一個紀念塔、一座安老院^③和一個紀念亭。從1982年到1983年，政府共遷去十萬個墳墓。被遷的墳內的骨骸火化後，有主的放在靈灰閣內的骨灰龕，沒主的放在共同的“義

① 碑文題為《碧山亭倡建萬人緣大紀念》。碑藏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碑文載於黎俊忻：《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碑刻整理》，《田野與文獻》第72期（2013年7月），頁7—10。黎氏據碑文記錄，指出碑文刻於“中華民國十年榮歲次癸亥元月吉日”。這樣的記事，也載於碧山亭的網頁（<http://www.pecksanheng.com/index.php/cn/culture>，2016年1月26日瀏覽）。然而民國十年為辛酉年。癸亥年為民國十二年。現在的碑文，明顯因為刻字模糊，在重新填上紅色漆油時，而有誤差。根據1960年出版的《廣惠肇碧山亭萬緣勝會特刊》頁86轉載的《第一屆萬緣勝會：碧山亭倡建萬人緣紀念》，碑記年份為民國十二年。

② 黎俊忻：《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碑刻整理》，《田野與文獻》第72期（2013年7月），頁7—10。

③ 由於毗鄰靈灰閣，安老院一直空置迄2015年，改設為文物館。

冢”紀念碑。^①

碧山亭的領袖是十六個屬會的代表。他們是華人社團的精英。這些華人精英秉承 19 世紀末以來的反迷信傳統，同時是儒家倫理的保護者和推動者，積極推動孝道。因此，碧山亭強調每年的清明和重陽的祖先祭祀活動，強調“慎終追遠”。^②然而，作為一個墳山組織，碧山亭的領袖同時需要處理、安撫那些無主的幽魂。

從 1922 年到 2012 年，碧山亭共組織了十三次的“萬緣勝會”和五次規模較小的“超度幽魂”。^③ 每一次萬緣勝會都是因為碧山亭遇上財政困難或需要擴展服務而舉行。例如 1922 年萬緣會的盈餘用作建立碧山廟、茶亭、公所和學校。1943 年雖然在日占時舉行，仍然有盈餘來成立一個基金，並且建立一個地方的市場。1946 年第三次萬緣會的盈餘用作購買七片新墳地安葬日占時的死者，同時建立一所新的辦事處和學校。戰後隨着新加坡華人人口的增加，以及中國政權的轉移，運柩回鄉的可能性減低，新的墳地的需求也增加。1952 年的萬緣勝會的利潤，便是用作遷葬早期墳墓的費用。1958 年的儀式的盈餘則作為購買新墳地的資金。碧山亭的常規性收入主要來自墳墓的租金、香油捐助和墳地內的種植園的租金。可是，1973 年開始新加坡政府在新市鎮發展的計畫下，禁止全葬、並且遷走種植園。面對新的時代，碧山亭分別在 1976 和 1978 舉行萬緣勝會，籌集資金興建安置骨灰的靈灰閣、一座大樓以及將來擴展的費用。^④ 從碧山亭舉辦的萬緣勝會，也許我們可以這樣的理解：作為一個墳山管理組織，在 1970 年代以前，舉行萬緣會主要有兩個目的，那就是安撫亡魂以及籌集資金作為擴展墳地和教育及社會福利的用途。1970、1980 年代以後，萬緣勝會舉行的目的是建立服務死者的靈灰閣。1990 年代以後，碧山亭的領袖，積極推動碧山亭成為敬宗追源的祖先祭祀以及弘揚中國文化的中心。因此，把萬緣勝會從非常規性的儀式活動，改為五年一屆的常規活動，從而藉此得到固定的收入來源，用以推動碧山亭作為仁孝的儒家文化的基地。^⑤ 從組織者的角度，萬緣勝會無疑滿足了碧山亭領袖服務生者與死者的倫理目的。萬緣勝會貫徹他們固守的儒家倫理、慈善和反迷信的信念。我們必須同時注意的是碧山亭的萬緣勝會的祭祀對象並非一般的遊魂野鬼，而是一些原來是有主的祖先。萬緣會不

① 關於碧山亭發展的歷史，參考施義開：《新加坡的廣惠肇碧山亭——慎終追遠、源遠流長》，《揚》16 期（2008 年 2 月），頁 4—5；曾玲、庄英章著：《新加坡華人的祖先崇拜與宗鄉社群整合：以戰後三十年廣惠肇碧山亭為例》（臺北：唐山出版社，2000 年）。岑康生、陳翠玲整理：《碧山亭大事記》，收入《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編：《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 140 周年紀念特刊》（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2010 年），頁 82—89。

② 見施義開上引文，頁 5。

③ 參考廣惠肇碧山亭萬緣勝會編輯委員會：《（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萬緣勝會特刊》，1960 年及同委員會：《（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萬緣勝會特刊》，1976 年；廣惠肇碧山亭超度幽魂特刊出版委員會：《新加坡廣惠肇碧山亭主辦超度幽魂勝會特刊》，1978—1979 年；以及 Kwong Wai Siew Pek San Teng Burial Ground, Minutes of Committee meetings, NA 226, Records of Chinese Associations,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④ 同前注。

⑤ 見施義開上引文，頁 5

過是把有主的個人的祖先，通過儀式，成為會館的、集體的共同祖先。

碧山亭並非唯一一個舉辦萬緣會的海外華人組織。馬來亞檳城的廣東暨汀州會館（廣汀會館）是另一個舉行過多次萬緣會的組織。廣東暨汀州會館的例子，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萬緣會與族群界線的可動性。^① 廣汀會館原來是一個管理墳山的組織。最早葬在這裏的是祖籍廣東省廣州府和嘉應州的華人（1795 香山、1796 香山、1798 順德、1799 嘉應州、1799 順德）。根據碑記的記載，義冢最晚在 1801 年已經有為“粵東之客、貿易斯埠、有不幸而物故者、埋葬於此。其墓曰義冢、乃前人並置”。^② 1828 年這個組織由原來為粵東（廣東省）移民服務的墳山管理機構擴展到包括福建省的汀州府和詔安縣旅檳華人。1884 年各所屬的會館、姓氏和職業團體在第一公冢內分別設立總墳。1885 年設立第二公冢、1921 年立第三公冢。1922 年建立正式的辦事處。1925 年在政府註冊。1927 年改名為會館。1955 年設立第四公冢、同時開始整理第一、二公冢的墳墓。把無主的墳墓拾骨遷葬。除了管理公冢外，會館辦理各項神誕祭祀、贊助慈善事業以及投資及發展土地物業等。^③ 位於檳城白雲山莊的廣東暨汀州義山規定“倘非廣東暨汀州人氏、不得在該山殯葬。”^④ 我們可以從義山的碑刻，探討以喪葬為中心連結的族群的界線。白雲山莊內共有十五塊碑記。^⑤ 最早的碑記是 1801 年（嘉慶六年）的《廣東義冢墓道志》。碑記紀錄了 275 名捐題者，除了用公司（義合、廣和、同發）和店（23 店）的名字外，其餘皆是以個人名義捐款。1828 年的《廣東省暨汀州府詔安縣捐題買公司山地》的碑記記錄的捐題單位都是原鄉地域，包括了十一個縣單位、三個府單位（潮州、惠州、汀州）和一個州（嘉應）單位。十一個縣的單位中的九個屬於廣州府。需要注意的是十一個捐題的縣單位中大埔縣屬於潮州府，但獨立記錄成一個捐輸單位，可能反映大埔籍的人數，也可能因為大埔雖然在行政上屬於潮州府，但大部分的住民是說客家方言。此外，這個碑記也包括了兩個不屬於廣東省的單位：即屬於福建省的汀州府和（漳州府）詔安縣。如傅吾康指出，這可能是因為這兩個地方一方面鄰近廣東省、兩個地方的人是經過韓江、從汕頭移民到檳城，另一方面，與他們同樣是說客家方言有關。^⑥ 綜合來說，1828 年的碑記顯示這個墳山組織跨域兩

① 下文摘自拙著《靈魂信仰、儀式行為與社群建構：以馬來西亞檳榔嶼的廣東暨汀州會館為例》，江明修、丘昌泰主編：《客家族群與文化再現》（臺北：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9 年），頁 93—108。

② Wolfgang, Franke, *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Malaysia*, 《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85), Vol.2, p.685.

③ 林廷倫編：《檳榔嶼廣東暨汀州會館二百周年紀念特刊》（檳城：廣東暨汀州會館，1998 年），頁 248。

④ 《亞士權公冢條規》，收入 *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 selected and Designed for the Special use of Members of the Civil Servic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Protected Native States*, 《三州府文件修集》，ed. Hare, G.T.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ol.4, 第 4 卷第 48 件。

⑤ Wolfgang 上引書第 2 卷，頁 682—712（碑刻編號 H1.23.1 - 15）。

⑥ 傅氏認為他們所以可以加入墳山組織，可能與當時檳城的廣東人是以客家為主的。（Wolfgang 上引書，頁 690）。

個省(廣東、福建)、包括五種方言群(粵、臺山、客、潮、瓊)。1860年的《廣東省暨汀州衆信士新建檳榔嶼福德祠並義冢涼亭碑記》中共記錄廿四個捐題單位。值得注意的是與1828年的碑記比較,原鄉地域單位都冠以“館”、“堂”、“公司”的名稱。顯示制度化的地域組織的出現。1860年的碑記,更重要的是說明了會黨的位置和重要性在地域和姓氏團體之上。義興、海山、和勝、仁勝、洪義順等會黨合共捐助了1 696.365元,占總捐額(2 306.365)的74%。在儀式的排序上,會黨也占了主要的位置:“立祭掃定期、以敦和睦。逢清明之日、則義興館、前期一日或二日、則海山館、前期三日或四日、則寧陽館。凡各府州縣幾個姓氏、便隨訂期、同祭分祭、總不離清明前十日、之後十日者。”^①19世紀20年代,檳城有七個會黨,它們都是說廣府或客家方言的所謂‘澳門人’(Macacos)。其中最重要的是義興(1801),和勝(1810)和客家語系的海山(1823)。1826年福建系的人爲了要抗衡澳門系會黨的勢力,組織了名爲‘春生’(Chun Sim)的會黨。^②在1820至1867年之間,會黨在檳城非常活躍。這些會黨控制廟宇和神明,並且通過裝藝遊神(Chingay)來宣示勢力和地盤範圍。^③假如用1867年義興和建德(或稱大伯公會)之間的械鬥作爲指標的話,大部分的檳城華人都是有會黨的關係。^④建德(或稱大伯公會)是1844福建籍會員從義興分拆出來的會黨、成爲對抗義興主要的福建系勢力。因此,我們可以假設最低限度在1840年代以前,會黨是跨省分的組織。也是殖民地政府用作控制華人的合法的組織。然而,1867年檳城動亂之後,殖民地政府改變管治政策,把華人社團分成有注冊的合法團體和沒有注冊的非法團體。鄭國祥指出十九世紀末,“各社團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⑤十九世紀中後期,大量的移民湧入,同時也將原鄉的意識形態和理念帶到東南亞。東南亞的儒學運動,孔教活動,與中國境內的反迷信運動互爲呼應。華人的精英分子一方面組織跨地域的團體(如平章會館,1886、^⑥極樂寺,1891,^⑦中華總商會,1903),另一方面逐漸遠離草根民衆的日常生活。從檳城新報的報導,一方面檳城華人的上層社會積極推行反迷信運動和推動佛教、基督教等制度化宗教的運動,譴責封建迷信、疏遠與政府禁止的秘密會社結合的遊神、中元等祭祀活動;另一方面,草根的華人社會仍然游神演戲。在這樣的背景下,會館、

① Wolfgang 上引書,頁692—93。

② Blythe, Wilfred,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ies* (London, K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54.

③ Low, James, *The British Settlement of Penang* (Singapore, K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reprint of 1926), pp.245ff, 300.

④ 1860和70年之間,檳城約有36 000華人。1867年動亂的調查報告指出義興會員有25 000人,而建德則有六千。Blythe 上引書,頁131。

⑤ 鄭國祥:《檳城散記》(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1957年),頁7。

⑥ 平章會館爲華人大會堂的前身,光緒十二年由廣東及福建兩省人士共建。見《(光緒十二年)創建平章公館碑記》,收入Wolfgang 上引書,頁799—803(碑刻編號H1.32.1)。參考今掘誠二著、劉果因譯:《馬來亞華人社會》(檳城:檳城嘉應會館擴建委員會,1974年),頁39。

⑦ 極樂寺在1891年由來自福州鼓山寺的妙蓮法師傳創建。見Wolfgang 上引書,頁626—27。

以及會館控制的墳山成爲上層精英和草根階層結合的途徑。DeBernadi 指出 1970 及 1980 年代在團結華人的需求下，檳城華人精英重新尋找草根華人的支持。但是，作爲受過高等教育的他們，有意地與迷信或受秘密會社控制的巡遊掛上關係的（中元）社區祭祀保持相當的距離。^① 20 世紀強調紀念和追悼國家英雄的萬緣勝會被用作取代封建迷信的靈魂祭祀活動。在這樣的意義上檳城廣東暨汀州會館舉辦的萬人緣成爲迷信和儒家祖先祭祀中間的“儀式工具”，把階級性的族群關係通過儀式結合起來。

東南亞地區的萬緣會並不是常規性的宗教儀式活動。檳城廣東暨汀州會館只有在葬地不足，整理墳山、拾金遷葬、火化有主墳骨，然後安放於先靈堂等靈灰閣內；或將無主骨骸遷放總墳分內後，才舉行此一有普渡意義的儀式。會館曾在 1961 年 10 月、1973 年 12 月、1986 年 10 月和 1989 年 4 月舉辦萬緣會。^② 2005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3 日之間，會館舉行了包括四天佛教儀式和三天道教儀式的萬緣會。主辦單位強調舉辦萬緣會的目的是“慎終追遠、悼念先人之祖、並祈求各界安康、合境平安”。^③

在七天的儀式中，我們可以看到兩重的族群關係。首先在宗教的層面上，可以從兩方面說明：

（1）僧、道、尼三者的關係：儀式執行人除了平行粵語方言群和客家方言群以外，制度化宗教的佛教代表精英分子，它超越了方言群體，服務會館內的非粵語、客語方言群。佛教和道教在儀式上的分庭抗禮，也特顯會館組織的跨地域、方言的特性；以及粵語方言群體的歷史位置。

（2）祖先、會館先賢、孤魂野鬼的關係：萬緣勝會的舉行是與會館的公冢拾金移葬相關聯。拾金移葬是把“乏人祭掃的古墓，本會代爲拾金……將之集體火化，另立一祖總墳，由本會館信董委員于春秋二祭時，前往祭祀……凡屬下之會館、姓氏、團體等之總墳，予以保留。”^④也就是說，萬人緣是一個把原來是有主的、屬於家庭的先祖的靈魂，通過儀式行爲，變成團體的、集體的靈魂（會館先賢）。因此，社

① DeBernadi, Jean E., *Rites of Belonging: Memory, Modernity, and Identity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Stanford, Calif.: S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0.

② 《檳榔嶼廣東暨汀州會館二百周年紀念特刊》頁 177 及 214。又會館在各該儀式時的報章《星洲日報》摘要如下：1961 年 10 月 18—25 日“拾金移葬，循例先舉辦萬緣勝會，超渡幽魂，以安泉壤……具二千件恩物一白米暨牛奶一施贈六十歲以上老人……七天佛道法事……二萬多名同鄉前往致祭……小販商業公會、三水會館、順德會館、屠業公所之音樂組演奏……收入：22 426 元九角一分、支出：13 032 元 7 角”；1973 年 12 月 14—20 日：“高僧、道士、丘尼……特等 50 元、中等 30、普通 10、衣櫃 2……道士或和尚破地獄每種 6 元”；1986 年 10 月 9—11 日“道士……靈位：RM50、破地獄 RM20”；1989 年 4 月 8—14 日“僧、道、尼……粵劇、華粵語清唱表演……神主：RM50、破地獄 RM20”。

③ 檳榔嶼廣東暨汀州會館 2005 年 11 月 21 日致全體 2005 年萬緣勝會工委會、全體 2004—2005 年董信、常務會、青年團理事會、婦女組理事會、及全體屬下十八間會館關於“2005 年萬緣勝會規定條例”通告。

④ 林廷佾，上引書，頁 190。

團、會館成爲一個很重要的仲介，避免因爲拾金移葬而製造的孤魂野鬼。在這樣的意義下，族群團體扮演了一個令靈魂有所歸屬、有所依附的腳色。

我們從新加坡的例子，明白到萬緣會如何從以儀式爲中心的宗教活動演變爲社會的、和慈善的事業。檳城的例子，說明作爲儀式的萬緣會，扮演着聯結族群和消解階級矛盾的角色。同時我們也理解到這個非常規的儀式活動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在整理墳山後，務使遠年的祖先，依附在各層次的會館中，不致淪爲孤魂野鬼。目前可以知道的是萬緣會主要是在廣府的鄉村以及海外的廣東系統的廣、客墳山組織之間流行。在英國的海峽殖民地生活的福建人並沒有舉行萬緣會的活動。我們暫時沒有足夠的資料來討論萬緣會是否在廣府以外的族群之間傳播。越南堤岸的例子，也許可以爲我們提供一些線索。1957年，越南堤岸的廣肇幫中華理事會因爲戰爭、交通和人口增長的原因，在廣肇義祠內的葬地不敷應用，而且“……歷屆起執之先僑骨殖又因未能運回原籍安葬，需地更多……厝存祠內無人認領之骨殖。亦達八千餘具”。爲了增加墳地，以及令未能還鄉的亡魂，“暫安斯土”，在1957年舉辦了一次“萬人緣醮會”。儀式七晝連宵，包括來自金邊和北越的寺院法師、道館道長、道壇居士和道堂道姑等三十七個單位在九個壇場舉行法事。（其中道德堂壇，由各道館法師主持）。此次醮會，收入3 551 435.2元，支出2 010 519.26元，盈餘1 540 915.94元。^①我們不知道堤岸廣肇幫此後還有沒有舉行同樣的儀式活動。通過萬緣會，無疑可以籌集大量資金，也可能因此爲其它會館組織仿效。1959年，也就是廣肇幫成功舉辦萬緣會後的二年，越南西貢堤岸的福建幫的福善醫院，也舉辦了一次的萬人緣法會。法會成功集資興建一座“萬緣院”外，還有140多萬元盈餘撥作醫院日常經費。^②萬緣會也許畢竟是廣肇族群特有的儀式活動，福善醫院似乎再也沒有舉辦萬緣會。^③

綜言之，萬緣會在東南亞的發展有三個方向：（1）它從廣府語言群的儀式活動發展爲一個用作跨族群、聯繫階級的儀式活動；（2）它與墳山管理機構密切相關。也就是說，東南亞的萬緣會處理海外華人的祖先崇拜，把未能回鄉的死者、子孫日漸疏遠的祖先通過儀式依附會館，成爲綜合的、具備普同性的先祖；（3）萬緣會繼承清末以來在珠江三角洲發展出來的“主薦”、“附薦”以及“僧、道、尼”的儀式內容，然而，在華人精英強調儒家的孝道的同時，它也是一個有效的集資工具。

^① 堤岸廣肇中華理事會主辦萬人緣建醮委員會主編：《堤岸廣肇幫萬人緣醮會徵信錄》，1957年。

^② （越南福善醫院）編輯委員會：《越南福善醫院今昔錄》（堤岸：越南福善醫院，1963年），頁145—148，156—158。

^③ 游子安2015年12月13日在華僑華人文獻中心和汕頭大學文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海外與僑鄉：潮汕、閩南族群宗教信仰”國際學術圓桌會議中報導2015年（乙未年）10月初9至15日在越南胡志明市考察了由胡志明市華人佛教會和潮州義安會館聯合舉辦的“乙未年萬人緣祈福普度大法會”。據游氏，法會五年一屆。第一屆在2005年由華人佛教會與義安會館合辦、2010年爲第二屆由華人佛教會與福建會館合辦。2015年爲第三屆。游氏指出法會包括多個佛壇、道壇和先天壇。其中多個壇的儀式執行人爲廣府人。（據筆者在場的筆記）

四、小 結

大抵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從珠江三角洲一帶，對應清末以來的反迷信風潮下發展出來的強調紀念、追悼國家英雄為目的的萬緣會，透過移民和移民網路，很快地為廣府人的僑鄉社會接受、生根。這些原來在僑鄉社會舉辦的萬緣會，是鄉民以國家認可的語言，在“反迷信”巨潮下，有效地解決鄉民靈魂信仰的需要。然而，這樣的祭祀語言，在東南亞的華人社會裏，一方面用作解決安撫幽魂的精神需要，解決安頓現代祖先，使之不淪為無主孤魂的儀式工具；另一方面，有效地籌集資金、成為社會的、慈善的和政治的工具。雖然渡亡依然是儀式的主體，然而它們各自對應不同的地方社會的發展軌迹，調整與儀式相關的功能和作用。

附錄一：

粵東城西方便醫院倡建萬善緣勝會廣告

二十世紀為民智大開時代，何物善棍尚作此等怪異現象，選而登之，所著其罪也。

佛氏以慈悲之熱念，發宏願毅力，為超度衆生之說，於是出地獄大堂之偉想，使乎抱憾以歿之幽魂，皆得離苦海，以生樂國。嗟夫，死者已矣，其苦惱已付之無何有之鄉矣。尚欲為之拯救，而不能已，則天生人之疾苦，其亟亟於謀拯救，慨可知矣。我方便留醫善院，救生人之疾苦者也。自庚子開辦至今，已歷八載。其到院就醫者，多危症，年中留醫數千人。凡外埠內地之抱有疾苦，而無所依倚者，咸賴之計。醫愈而出院者數萬人，而其中路斃而不及救，與夫服藥而不能救者，其數亦相同，人用是心。竊憫焉哀幽魂之無歸，既謀拯救於生前，復思拯救於死後，爰議倡建萬善緣。曾為水陸道場，招致羅浮道長鼎湖高僧擇地建設，以吾粵同胞之抱憾以歿者。若金山地震，香港風災，旅外僑商喪身異地，又若永鎮藥庫之倒轟，焚賽珍酒樓之壓，保安漢口兩輪之火熱水溺，殃及多命，瀕年癘疫死傷之慘，積久頓忘，□□最近者，各屬水災男女老少之橫死者，不可勝數也。萃無數之幽魂，使與本院留醫而不及救之幽魂，回受超度之法力，豈不善歟。惟是道場建設，需款既鉅，本院年中經費數萬，全賴各同人及諸善士捐題，竭蹶時形，萬難獨任，況在綢繆兼顧之時乎。為此刊錄緣部，分送捐冊，所賴善信諸君，捐鉅款以成美舉，有厚望焉。是為引。

一擇西關黃沙火車頭新沙□之東水陸通津處，建設釋道兩壇，定期八月初七日辰時啓壇，七晝連宵功德，所有辦事規則，另紙列明，祈到公所取閱。

一公所設在十七甫愛育堂左鄰為辦事收支處，如各善信捐助經費，認送應用各物及附荐經費，請到公所掛號交收，如各鄉捐助，請交輪拖渡船賬房代收，各埠請交代理字號，注收均送回收條，以昭核實。

一本公所並無下鄉沿門勸捐，倘有假借本院公所名目在各鄉冒混沿簽者，定必查究，諸善信勿為所愚是禱。

城西方便醫院倡建萬善緣同人公啓。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08年9月18日。

附錄二：

請看萬善緣內容之怪狀

昨日近黃沙地方沿途異常擠擁，下流社會之人摩肩並進，遇有女子則合群擠之，或穢語調笑，或上下其手。及至火車頭地方，則見所謂萬善緣之醮棚，高插霄漢，入其中則分僧道尼三壇，每壇洋燈以萬

火計。對面一棚懸一□繡橫眉，題曰如入山陰道中，大壇兩旁有紙紮之所謂十王殿，蛇神牛鬼不可名狀。男女雜遝，奢蕩不禁。再過則有附薦棚，哭聲震天，雜以笑語，燈光射目，棚內女子或坐或臥，四旁觀者，則眈眈□。檯上擺列神主如華林寺之五百羅漢，亦有紙紮人形，或穿真衣冠。僧道等輩，齋魚粥鼓，立於各神主之前，口喃喃不知作何語，眼灼灼四面注射，最後則有巡警局之消防隊為之捍衛云。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08年9月19日。